

丁少颖 著

公元1948年夏，在狂欢浪饮
舞裙旋风的
舞会上，30多位洋人设置
圈套，10位中国贵妇、
名媛不幸跌入万丈深渊。一时间，
震惊中外……

泣血的记忆

汉口美军集体强暴事件揭秘

美国历来以所谓的“人权卫士”自居，
随意点评他国的人权状况，但对自己恶劣
的人权纪录却只字不提……

中国文史出版社

泣血的记忆

汉口美军集体强暴事件揭秘

丁少颖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泣血的记忆:汉口美军集体强暴事件揭秘/丁少颖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7

ISBN 7-5034-1539-8

I. 泣… II. 丁… III. 景明大楼事件 IV. K26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6937 号

责任编辑:方正 刘剑 封面设计:马红梅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装:北京雅龙印刷厂 邮编:102600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190 千字

印数:5000 册

版次: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那个时候，洋人们在中国的领土上圈起租界，中国里就有了国中之国。狗可以进出，中国人却不可以出进。那是中国人的“耻辱地带”。

那个年代，这是中国人的国体，当局好像不知道这是忍受不了的耻辱。当局的“维护邦交”，给中华民族之心灵烙上了耻辱。那是中国人的“耻辱年代”。

“民惟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书》和《孟子》的千年告诫，怎么到了那个耻辱年代就给那些“君臣”忘记了呢？

所幸的是，那个耻辱的年代很快就消失了，这场耻辱也就成了中华民国最后的耻辱！

——题记

前 言

本书记述的是一起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

1948年8月7日夜晩，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汉口特别市，30多位洋人借口举办舞会，设置圈套猥亵、强奸了10多位中国贵妇名媛歌女。一时间，民情怨愤，舆论沸腾，朝野惶惶，中外震惊；受害女忍辱吞声，难以见人；洋强盗颐指气使，逍遥法外；政府当局互相推诿，欲盖弥彰……事件因为发生在汉口鄱阳街“英租界”景明大楼五楼，故海内外称之为“景明大楼事件”（或“魔鬼大厦事件”）。

作者在对此事件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调查后，认为目前拥有了对此事件权威性的发言权，因而决定用以下文字，第一次全面、忠实、客观、公正地披露这起丧权辱国事件发生前后的、鲜为人知的内幕详情。

作者需要提请本书涉及到的所有人物——无论死去的或活着的、乃至他们的亲属——鉴谅的是，本书完全真实（连姓名除几名受害女系化名外全都是真的），因此冠之以“纪实文学”。

作者需要提请中国人注意的则是：此事件的结局以及造成此结局的发人深省的真正根源。所幸的是，这种国耻如今在中国的大地上再也不会发生了。

目 录

第一章 洋人圈套 (1)

景明大楼的洋人们发出了舞会请柬。一个又一个中国贵妇、名媛、歌女欣然前往。岂料，这竟然是洋人们设置的肮脏圈套！

第二章 耻辱大案 (21)

耻辱的淫舞案在黑夜里发生了。警察分局长不敢招惹景明大楼的“友邦”。然而，一位小保警一时斗气，将这骇人听闻的消息捅给了新闻界……

第三章 朝野慌惶 (47)

姜子捅大了！当局慌惶无措，“友人”惊恐不安。部分洋犯趁机潜逃了……

第四章 警局暗查 (81)

警局展开了暗查。然而，受害女虽然相互指证受辱，却谁也不敢承认自己被奸污，只是忍耻含悲地哭泣……

第五章 投鼠忌器 (99)

舆论哗然，竞相披露案情。一边是受害女颜面，一边是“外交关系”，警局投鼠忌器。民众呼吁：“别把洋人当祖先”！

第六章 洋人魔道 (109)

刚刚调查外侨，美国大班就申请离汉？案情尚未弄明了，就移送地检处？美国大班和美领事馆秘书的不请自来，让警官大热天冷汗淋淋……

第七章 “邦交”施压 (125)

洋人：恶人先告状，直接致信警察局长和市长！
警局：惩治不了外侨，先惩治中国帮凶！
民众：此乃私事，无碍邦交！

第八章 真相大白 (135)

警局再次侦查，终于弄清了案件真相。贵妇尤太太哭诉：“我……被这两个畜牲又……又强奸了……”

第九章 纸上谈兵 (167)

外交部电令：速查。
警局明令：外侨限制离境。
白崇禧电令：将外侨犯罪部分继续侦讯……

第十章 民情激愤 (177)

民众集会声讨。国民党元老骂警察局长无能。报社指示：只专找警察局的岔子！

第十一章 隔靴搔痒…………… (195)

公文来公文去，雷声大雨点小。纸上谈兵不
结案，倒弄出隔靴搔痒的训令：取缔任何舞会！

第十二章 悲哉国粹…………… (201)

忍辱吞声又如何？受害女依然遭受羞辱。
检察官能主持正义？郑首席公然说：“别看外
交部、内政部、‘剿总’的代电都说得那么严厉……
记着北平沈崇案怎么处理的就行！”

第十三章 欲盖弥彰…………… (225)

貌似要严办，实则找借口。上下公函只谈一
事：被害人等均不愿告诉，无从传讯。

第十四章 大案化小…………… (231)

内政部代电暗示了什么？涉外案件惹不起，难
道躲不起？大案化小，只查外侨因何擅自离境罢了。

第十五章 互相推诿…………… (243)

外交部电令“以正视听”又如何？既然要掩人
耳目，就虚与委蛇吧。你踢给我，我踢给你，权当
这大案是只皮球而已。

第十六章 高高挂起…………… (253)

官事才是自己的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白崇禧说：“景明大楼案嘛，就这样吧！”这话让
警察局长吃了颗定心丸。

第十七章 草草结案..... (267)

一朝臣子一朝天，然而“既定方针”岂能改变？任凭百姓怨声载道，此案照常了结：所有洋人主犯个个不究，一帮百姓从犯人人轻判！

第十八章 耻案讖语..... (285)

《书》曰：“民惟邦本。”百姓说：“政府当局，倘若不顾国体，不察民情，渎衰民心，中华民国将不复有‘邦本’矣！”果然这样！

第一章 洋人圈套

景明大楼的洋人们发出了舞会请柬。一个又一个中国贵妇、名媛、歌女欣然前往。岂料，这竟然是洋人们设置的肮脏圈套！

警车载着巡官马步云和几位警长、警士在傍晚时分的汉口江汉路上低速行驶，转入鄱阳街后刚刚加速，江汉关的钟声敲响了。

这是1948年8月7日的晚上9时，马步云奉命带着几个部下前往南京饭店、德明饭店等处查察特种户口。

这种夜间出巡的事，对于上任才38天的年仅24岁的马步云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是河南郑县人，一个多月前从中央警校正科18期毕业，分到这汉口特别市警察局，7月1日被局长任建鹏委任为第六分局俸薪85元的巡官。因为精通英语，分局长陈尔昂便将辖区与外国人有关的警务分派他负责。

初来乍到，他自然干得格外认真、卖力。

“9点了？”听到钟声响了9下，马步云蹙额皱眉看了看还未彻底黑漆的天空以及华灯初上的街道，感觉这燥热的夏日武汉的确鬼怪。他抬手拉了拉沾着汗渍的警服领口，对司机说：“开快点儿！”

警车加速行驶，前面出现一幢英式六层建筑。

这建筑太漂亮了。外形似钟，底楼外墙全由长形石条砌筑，前壁二楼以上为整壁落地玻璃窗，后面呈锥状，典雅、气派、别致，是汉口公认的与江汉关大楼齐名的漂亮大楼。民国初年，这一带属英国租界，这幢建筑为英商景明洋行，所以被称为景明大楼。

马步云知道这些。这幢大楼在租界时期，有英巡捕守

门，华人除买办者外，不易进入。民国16年，政府收回英租界，租界改称“汉口市第三特别区”，行政体系上属外交部与汉口市政府双重领导，同时由部分英侨与华人买办、巨贾出面组织了一个董事会，因此，这大楼实质上仍是英商机构。抗战胜利后，大楼成了一座公寓，住者却仍是洋人，英国人、美国人、犹太人、菲律宾人都有，以美国人居多。前些天，通过查察特种户口，马步云得知美国空军在该楼设了个临时招待所，而美国在汉口最大的商业集团——美孚汽油公司的许多职员也住在里面。近来，这里美军吉普车往来不断，还风闻夜间常有美国人挟着华人妇女进出的种种丑闻。

此时，夜色里，景明大楼楼顶依稀飘着各色彩旗，明亮的玻璃窗里，晃动着各色花衬衫的洋人身影；五楼上，一个洋人还把头伸出窗外，向街道上的行人呼喊着什么；大楼门口，躬身招呼或拍肩拥抱的人群中间，有几个洋人各搂着身穿花裙的中国女子飘然入内……

马步云不禁摇了摇头。身为这一带的警局巡官，却只能对这里的丑事视若无睹。政府如今依靠着美援，得罪不起啊。但愿这帮洋大人别惹出什么祸来。他翕动着嘴想说什么，警车已疾速驶过楼前……

美孚汽油公司职员利雷（J. M. LiLleg）探头窗外，向楼下街道上疾驶而过的警车轻蔑地撇撇嘴，抬手打了一个响指，走回房内自己的床铺，仰面躺下。

他所住的这房间非常舒适。涂着深褐色油漆的红松木地板和木墙裙以及古董样的中国老式家具，显得古朴典雅。房里虽然有两个床铺，却一直住着他一人。

这样陈设的房子很适合接待中国女人。他想。中国女人

虽然不像西方女人那么开放，但调情的姿态和温顺的模样，却另有一种独特的令人销魂的滋味。

前几天，仆役刘忠泉为他弄来一个伴宿的中国女子，尽管只呆了两个晚上，却叫他留恋不舍。

今晚，他显得格外兴奋，蓝眼睛里溢满欲火，年轻高大的身躯被即将得到发泄的欲望搅得躁动不安。

一个月前的7月8日，他刚刚在这里度过26岁生日。他出生在纽约一个富翁家庭，大学毕业后进入美孚公司，1946年10月24日来到中国，去年2月10日又由上海来到汉口，算起来，在这景明大楼里已经住了不少时候。

他感觉在中国的日子委实寂寞，尤其在性生活上。虽然汉口不乏妓馆，还能偶尔睡睡表面正经的女人，却毕竟不比在美国来得随心所欲。好在过几天便可以离开这连舞会都禁止的中国，回到纽约去了。

他双手反撑在床铺上，使劲按了按。床铺闪了闪，并未发出什么声响。他咧嘴笑了，左手举起了大拇指。

房外的大厅里人声响动。他知道那是几个同事在准备烟酒和凳椅。几十分钟后，那里将开始一场特别的舞会，为他和美国空军的一位朋友离华返美饯行。当然喽，这舞会是秘密的。因为没有请示中国当局。

他因此想起了那位菲律宾朋友西南宾·克罗纳木。

西南宾是汉口菲律宾侨民头领，一直在汉口江汉歌厅做乐队领队。因为菲律宾曾长期是美国的“保护国”，他来到汉口不久便自然与西南宾有了联系。去年7月4日菲律宾宣布了独立，但他们的友谊并未受到丝毫影响。今晚的舞会能否按预想的富有特别的内容，还得看这位菲律宾朋友是否真的下了功夫。

上月的22日，他特地找来了西南宾。就在这间房里，他与西南宾进行了一次此时想起仍异常兴奋的谈话。

那天，西南宾一进门，他便热情地与西南宾拥抱。

“哦，朋友，你可真是神通广大啊，敬佩，敬佩，连国民党举国禁止的事你都能办成！”他为西南宾兑了一杯鸡尾酒，坐在太师椅上，又递给一旁的西南宾一根美国香烟，“怎么样，朋友，口袋都装满喽？”

他知道，这西南宾在7月4日以庆祝菲律宾独立节为名，征得汉口市国民政府社会科同意，在离景明大楼不远的胜利街德明饭店组织了一场舞会；几天后，居然又在江汉歌厅举办了一场。

“哪里，哪里。”穿着丝绸短袖衬衣的西南宾，右手抚摸着自已挺着的肚子说，“先生有所不知，4日的那场舞会纯粹是庆祝性质，那德明饭店老板场地和费用索价甚高，使得鄙人欠下大笔债款。那老板又数度催索，鄙人毫无办法，只得在江汉（歌厅）再办一场，可……”

西南宾说着，耸耸肩，双手一摊。

“朋友你还想办么？”他压低声音问，身子倾向西南宾。

“先生你想办么？”西南宾似乎有点惊讶。

“我下月中旬就要离开这里回国了。”利雷头往后一仰，两手拍打着椅背，“想和朋友们来一次有意义的告别，但是……朋友，你能邀到中国女人么？”

“我？我和中国女人不熟。”西南宾说。他眨了眨眼，又说：“不过，我可以试试，找我们乐师克劳兹的中国老婆章太太试试。”

“是吗？好！”利雷一听，兴奋地站起来，更加热情地为西南宾添酒，“我就拜托你喽？由你的乐队伴奏，酬金从优。

当然，伴舞的中国妇女就拜托朋友你邀请了，按人数给酬金，如何？”

“谢谢先生信任。”西南宾显得很高兴，也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掏出自带的香烟递给利雷，说，“那么，名义……”

“就用为我即将调职离汉钱行的名义嘛。”利雷干脆地答，“我们用西餐和最好的烟酒招待，地点就在我这五楼大厅，对舞伴还用汽车接送！”

“先生财大气粗啊，如此优厚的条件，谁还不为先生卖力？”西南宾笑着说。

利雷知道西南宾正为债款着急，见钱眼开，心里便有数了。

“你的乐队人多吗？”

“4个而已。”

“伴奏两小时，给你 20 美元，如何？”利雷知道这价钱优厚，西南宾不会拒绝的。他从衣袋里拿出 15 美元，按在西南宾手里，说：“这是给舞女的召约费。伴舞费在舞会召开时付你。你还可对每个舞女说，我们付给每人 2000 万元（法币）车马费。朋友，行吗？”

“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哈哈！”西南宾笑罢，说，“鄙人向先生保证：在所不辞！”

利雷听罢，也笑起来，握紧西南宾的手。

“事成之后，我不会忘记你的，朋友！”利雷说着，声音突然低下来，“不过……”

“怎么？”西南宾的神情有些疑惑。

“有两个条件，”利雷狡黠地笑笑，说，“舞会不许中国男人参加，此其一。”

“这算什么条件？可以嘛。”西南宾答道，紧张地等待利

雷说第二个条件。

“其二，邀请的中国女人除了伴舞，还必须……”利雷双眼看着西南宾，头向西南宾靠近，笑着，声音放低了，“……伴宿。”

西南宾霎时愣住了。

“朋友，你知道，”利雷的双手搭上了西南宾的双肩，“我们都……很饥饿。”

“哈哈——”西南宾突然大笑起来，“先生，情有可原，情有可原，情有可原啊！我尽力而为！不过，鄙人也有两个条件……”

“嗯？”利雷没有惊讶，却饶有兴趣地看着西南宾。

顶多不过提出增加酬金吧？他想。

“先生，你必须绝对保密。此其一。”西南宾神情严肃地说，“其二，我必须对邀约的中国女人说，舞会是为中国一个富商祝寿举行的。哈哈！”

“朋友，就这么定了？”利雷问。

“还有。”西南宾笑笑，说，“先生，你还没有告诉鄙人，舞会的具体时间……”

“哈哈！还是朋友你老练，敬佩，敬佩。”利雷扬着大拇指，说，“下月7日晚上10点至12点，怎么样？我的车子晚上9点准时到你的公馆迎接。你的公馆……”

“坤厚里25号，先生。”西南宾答道，“不过不是公馆，只是住所而已。下月7日晚上9点，鄙人在住所恭候。”

“朋友，就这么定了？”

“先生，就这么定了。”

两人说罢，一齐举起酒杯。

“朋友，为我们在中国的友谊和这次的合作，干杯！”利

雷说。

“先生，为你对鄙人的信任和解除先生们的‘饥饿’，干杯！”西南宾说。

“哈哈！”利雷想着与西南宾那次见面密商的情景，兴奋地大笑着，猛地从床上跳起来。

他抬手看了看表，9点10分。那些特邀的美、英等国友人该来了；然后，再过半小时，西南宾也该带着一群中国女人走进这大厅。

值
血
的
化
忆

“咚——”有人敲门。

他打开房门，门口出现一位身着空军夏装、领上嵌着飞机徽章的年轻美国军人。

“哦，我的少校！”他叫着，夸张地向来人伸出双臂。

拥抱后，少校笑着向他的左肩捶来一拳，说：“利雷，你搞的什么名堂？叫我来搂着你跳舞吗？”

利雷躲过少校的拳头，请少校坐上太师椅，笑答：

“少校，请不要这么心急。‘心急吃不得烫粥’——中国人对我们说。利雷向美利坚合众国的空军少校保证，你不仅可以搂着温柔的东方女人跳舞，而且可以和她们……共枕合衾。”

“啊，利雷，真的吗？”少校惊喜地问，“在美国吗？”

“不，不，我的少校，就在这儿。你只需要等待半个小时，只是半个小时。”利雷双手搭在坐入太师椅的少校肩上，说，“半小时前我已派车去接了，去接我们的临时新娘们，中国的……”

汉口一元路坤厚里25号。